

復次，若汝言：「初不記者，由佛無功用心捨故。」若作此執，是義不然！

前面是有簡單的敘述「成立大乘是佛說」的八個理由。接著，就是針對前面的八個理由其中的較有疑問的爭議點進一步來探討。

首先：

「復次，若汝言：」

即是說，其次，假設你這麼說——這邊等於是引述小乘佛弟子他又提出的另一種主張。

因為前面第一個理由講的是「不記」。如果大乘非佛說，那麼當初佛就應該授記：「我滅度之後，有某些人為了壞滅正法，然後就自己杜撰大乘經，假借佛的名義來行毀壞佛法的事。」

如果事情真是如小乘論者所說，那麼佛陀當初就應當要授記，要先預言這個事。因為，對於許多未來之事，佛都有預言。假設大乘經非佛說，而是為了壞滅正法而人為杜撰的話，佛理應當要提早預言、授記這個事。然而事實上，佛並沒有授記，因此我們可以據此而了知「大乘是佛說」。這就是世親菩薩針對小乘論者所提出主張的反駁。

這個時候，小乘的佛弟子他又進一步提出另一種說法，他們說：

「初不記者，由佛無功用心捨故。」

雖然大乘經不是佛說的，大乘經是有人為了壞滅正法而杜撰的；可是佛當初之所以不授記這個事情，就是因為佛「無功用心」而捨置這個事。

所謂「無功用心」，是指佛常住於離相、離分別之中；既使佛現身說法，實際上也都沒有任何刻意的功用造作，也沒有任何分別執著。在佛法當中，也常以譬喻來說明這種道理。例如，摩尼珠沒有分別，隨著得到摩尼珠的人，心想要什麼樣的財物，摩尼珠就自己會變現出來。又如，天人世界的種種樂器，隨著天人的福報、隨著天人想要聽什麼樣的音樂，這些樂器本身沒有分別，就自然會演奏出相應的音樂。

因此，佛法也說佛是「無功用心」。佛沒有任何分別執著，也沒有起任何的功用加行；然而，佛卻能隨著最初所發的願，而不斷地現身說法、利益眾生。但是佛在現身說法的時候，他的心是離相、離分別的，並未生起任何造作性的功用加行，這便稱為「無功用心」。

好了，小乘論者便據此而提出新的主張來成立「大乘非佛說」。也就是說，佛為什麼不授記？因為佛他有無功用的心，所以把未來將會發生這樣的事情，就放置不管不特別加以處理——「捨」。就好像說有一件事情發生了，本來應該是我們要去處理，現在我卻選擇放著不管，反正這個事情我不管了，這個就叫「捨」。因此小乘的佛弟子就說，就是因為佛把這個事情放

任不管了。也就是說，小乘佛弟子便主張：「佛之所以沒有對大乘經非佛說這件事情加以授記，就是因為佛對此事採取了捨置、不加工理的態度。」

接著論中，便要進一步反駁小乘這樣的說法，世親菩薩說：

「若作此執，是義不然。」

也就是說，如果你作出這樣的執著與主張，但是你說的這件事其實並不成立，你說道理我不同意，事情不應當也不應該如此。

以上這一段內容，其實就是為了引發下面的偈頌。因為這一部論分為偈頌跟長行，偈頌是彌勒菩薩所說，長行則是世親菩薩進一步的解釋。因此，他為了解釋下面的偈頌，那就要講出為什麼會有下面這首偈頌的出現。原因就在於，有小乘針對第一個「不記」的理由，提出「初不記者，由佛無功用心捨故。」這樣的質疑與主張，因此論中才又要提出下面的道理來加以反駁。

C2、以三因釋疑

偈曰：

諸佛三因緣，現見亦護法，

如來智無礙，捨者不應爾。

意思是說，一切諸佛有三個原因，所以不可能對這件事情放置不管。而這三個原因，第一是「現見」，第二就是「護法」，第三就是「如來智無礙」——如來本身智慧無礙。

首先，第一個是「現見」。一切諸佛，本身都具足智慧，能夠現見照見一切事、一切理，包括知過去、知現在、知未來，這個就叫「現見」。也就是說，佛並不是對未來之事毫不知情。佛具足一切智，因此若未來真的會出現有人為了毀壞正法，而假借佛名杜撰大乘經的情況，佛不可能不知道。既然佛能夠現見未來一切事相，那麼便不可能對此事毫無覺察。

第二個，「護法」。佛本身也是護持正法、守護正法的。佛不會說：「這個正法是我宣說的，護持正法是你們佛弟子、你們菩薩的責任，與我無關。」

佛是由依於正法的修學，而成就無上菩提的。若要說誰最重視正法、誰最尊敬正法，沒有任何有情能夠能夠超過佛陀。同樣地，對於正法的守護，也沒有任何眾生比佛更加重視。因此，佛也曾在經當中宣說，未來會用神力來守護正法，讓正法不滅。

雖然，佛有時候會囑咐菩薩、囑咐弟子：「你們應當守護正法。」可是佛並不是說事情放給你就不管。他不會抱持「反正我已經退休了，以後的事就你們去做了，跟我沒關係了」這樣的態度。

而且，在經當中，菩薩也如此說：「假設我們在將來有任何守護正法的作為，這一切都是

承蒙如來神力所加被的。」由此可知，佛同樣是會護持正法的。

第三個，「**如來智無礙**」。佛有無礙的智慧，能夠無障礙地通達一切事理。也就是說，佛本身有無障礙的智慧，假設真的有人會為了毀壞正法而做杜撰大乘經的事，那佛必然能夠完全了知。既然如此，佛便不應當對此事放置不管。

就是基於前面現見、護法與智慧無礙的三個理由，因此第四句就說：

「**捨者不應爾。**」

捨棄這件事、放置這件事而不管，在道理上不應當會這樣子的。

以上，便是這首偈頌的內容。

釋文對讀分四：甲一、現見，甲二、護法，甲三、如來智慧無礙，甲四、總結

甲一、現見

釋曰：

若此大乘非佛說者，是為大障。

諸佛有三因緣，何故不記？一、無功用智恒起、是眼恒見。

「**釋曰：**」——也就是世親菩薩進一步加以解釋。

首先，世親菩薩便指出：

「**若此大乘非佛說者，是為大障。諸佛有三因緣，何故不記？**」

如果認為大乘非佛說，這就是一種重大的障礙。因為事實上，大乘是佛說的，而且可以從種種道理、種種論證之中，成立大乘是佛說。因此，如果反過來主張「大乘非佛說」，那麼這樣的見解本身，就是一種重大的障礙。一方面，持這種主張的人，是在誹謗正法、毀壞正法，因此這是一種極大的障礙；另一方面，就道理上來講會講不通，若認為大乘非佛說，則佛法中的道理也會因此變得前後不通，因此對於事理的正確性也會有很多的障礙與矛盾。

因此，不論是從主張大乘非佛說這樣的人來講是障礙，或從事理不能成立的角度來說，「大乘非佛說」都是一種重大障礙。

論中接著又說：

「**諸佛有三因緣，何故不記？**」

你說佛他不授記，是因為佛將此事捨置不管；然而現在我要告訴你，佛他有三個因緣、三個理由，又怎麼可能會不授記呢？也就是說，假設大乘真的不是佛說，假設大乘真的是一種毀壞正法的行為，那麼佛在這三個原因理由之下，怎麼可能會不授記、會不先預言呢？

接下來便逐一說明這三個原因，首先第一個原因理由：

「**一、無功用智恒起、是眼恒見。**」

佛有一個無功用的智慧，而這種智慧是恆常現前的。既然這樣的智慧眼恆常現前，那麼它自然也就能夠恆常觀見一切事。

這裡所說的「無功用智」，跟前面所講的「無功用心」，其實概念上是一樣。

譬如說，我今天要講這個課，在閱讀某段文字內容之後，就要去了解它的意思是什麼。那麼，要了解它的意思，我就要現起一個心的作意分別。例如：什麼叫「不記」？什麼叫「無功用」？什麼叫「守護正法」？什麼是「智慧力無有障礙」？為了解釋這些事情，我就要讓心起分別，要運轉這個心來分別、思惟、觀察，這個就叫「功用」。就好像說東西你要拿起來，你要出力對不對？就好比說，有一個東西不管它是輕還是重，你要把它拿起來，你的身、你的手要發出力量才能夠拿起來。所以，我們對於任何事、任何理要去認知的話呢，就是要起分別，這個叫「功用」，就像身體要發起力量才能夠拿起東西。同樣的，我們的心要活動，你要起一個分別作意，才能夠去認識種種的所緣境界、去了知種種的事理。

可是佛不是這樣的，從入八地菩薩開始，他的心便長時安住於無功用、無分別之中。可是佛的「無功用、無分別」，難道就像一般人睡著了沒有做夢或者像昏死過去那樣，完全沒有功用、分別嗎？不是的。如果我們人睡著了不做夢，或者因為某些原因昏死了，躺在那邊一動也不動，你可以說他沒有功用、也沒有分別。可是佛是這樣子的嗎？不是的。佛雖然無功用、無分別，卻仍能不斷地行利益眾生的事情，在十方法界現無量的化身，為眾生現身說法。佛能夠了知眾生的心，了知眾生的種性、根機、煩惱，了知種種的勝解跟善根的栽培，而給予一個相應的說法。然而，佛在做這些事的時候，包括現神通種種，他的心沒有任何功用造作，也沒有分別執著，這個就叫「無功用智」。而且，這種無功用的智慧，是恆常現前的。我們凡夫則不同。有時候，為了了知一件事情，必須特別發起一個心的力量；這件事做好了，心又會暫停住了。所以，我們有時候心會現起分別，有時候心又不現起分別。甚至在睡眠而不作夢時，心就不活動了。所以我們眾生就是會有這個問題，有時候心會活動，有時候心不活動。

可是佛的智慧、佛的心，雖然沒有功用、沒有分別，卻又恆常地現前。因此，佛的智慧眼當然就能夠恆常觀見一切事。包括過去、現在、未來的一切，佛的智慧眼都能夠恆常觀見。佛在一念心當中，就能夠了知三世一切的事情，不只是說了知下一秒、下一分鐘、或者下一小時、明天、後天的事而已，他是能夠知盡未來際所有大大小小會發生的事。而且，這樣的智慧眼，是恆常照見的。既然如此，將來如果有人會為了毀壞正法，而杜撰大乘經，佛當然也一定會知道，不會不知道的。

甲二、護法

二、恒作正勤守護正法。

第二個原因，就是佛恆常都會現起一個精進心來守護正法。正如前面所說，對於正法能否久住於世，沒有人比佛更重視；對於正法的愛樂，也沒有人比佛那個愛樂的心更大。所以說，佛既然是如此尊重正法、重視正法，當然佛也必定會守護正法。

佛為了守護正法所做的一切，往往是我們所不能夠想像的。甚至佛他可以為了守護正法，而把自身的福報與功德力捨施給有情。因此，我們讀大乘經，往往都會看到佛說法之後，不斷地教誨這些佛弟子、交代這些菩薩：「你們將來要認真地去守護正法。」佛本身如此教導的行為，何嘗不也是在守護正法的示現。還有，佛為了守護正法，他也可以現種種的分身，乃至現身為護法、現身為執金剛神、現身為菩薩、現身為種種的佛弟子，來弘揚正法、守護正法也都是有的。

甲三、如來智慧無礙

三、如來智力無有障礙。

第三個原因，則是佛具足無障礙的智慧力、威德力與神通力。也就是說，只要佛要做這件事的話，沒有任何事物、任何人能夠加以障礙。所以，佛若要用智慧力、威德力、神通力來世間現身說法，沒有人能夠障礙；佛若要度化某個眾生，讓他種善根，乃至讓他得解脫，也沒有人能夠障礙；同樣地，佛若要守護正法，也絕沒有人能夠障礙。

甲四、總結

由此三因，汝言「捨而不記」者，不應道理。

也就是說，基於前面這三個理由——佛對正法的重視超過任何的有情；佛對於未來會發生的任何事都是恆常能夠觀見的；佛若要做什麼事也都沒有障礙。

那麼，若一個人明明知道將來會發生某件事情，而這件事情又會危害到所要守護的正法，同時他又具備無障礙的智力，能夠避免這個事情發生，那麼他怎麼可能會毫無作為？不會的，不應該沒有任何作為。

就好比說，如果你知道明天將會有一場災難發生，而這場災難會危害你的身家性命，同時你又有力量能夠阻止這件事情發生；那麼，你既然重視自己的身家性命又有力量能夠阻止災難發生，那你怎麼可能完全不採取任何行動，而任由事情發生，然後危及自己的身家性命呢？這是不可能的。沒有人會如此的愚蠢。

因此，基於這三個原因，如果你認為佛是因為「捨置不管，所以才不授記」，這在道理上是不能成立的。

以上，便是針對「不記」這個理由，小乘佛弟子進一步提出異議之後，彌勒菩薩在偈頌中所做反駁的解釋說明。

C1、詰問

復次，若汝言：「有體者，即聲聞乘是大乘體。何以故？即以此乘得大菩提故。」若作此執，是義不然！

這個地方又針對前面的八個原因理由當中的第五跟第六，也就是「體」跟「非體」這兩個部分，進一步加以說明。也就是說，我們前面已經學習過有關「體」跟「非體」的道理。所謂「體」，是指小乘認為其他的佛有大乘體，但釋迦牟尼佛沒有大乘體。然而，假設你這樣認為的話，其實就等於間接承認「大乘是佛說」。因為大乘本身是無差別的，其體性是一，不可能某一尊佛有大乘體，而另一尊佛沒有大乘體。其次，如果你認為釋迦佛沒有大乘的體，那我就會反過來告訴你，聲聞乘本身也不可能成立。為什麼？因為沒有大乘的話，又有誰能夠成佛而宣說聲聞乘。這是前面所學有關「體」部分的相關論述。

現在，小乘佛弟子又有新的主張。小乘論者退一步承認「不只諸佛有大乘的體，釋迦佛也有大乘的體。」，可是接著，他們對所謂「大乘的體」又重新定義。什麼是「大乘的體」？小乘論者認為，所謂的大乘其實就是聲聞乘而已。換句話說，聲聞乘就是大乘，除了聲聞乘之外，並沒有另外一個獨立存在的大乘。

「何以故」，為何「所謂的大乘其實就是聲聞乘」？什麼原因呢？「即以此乘得大菩提故」——就是以此聲聞乘來得大菩提。

其實這部分的內容，我們先前在學習《成唯識論》以及窺基大師的補充解釋時，也有引用到現在這段《莊嚴經論》的內容。

所以，小乘論者的主張是說，所謂的大乘其實就是聲聞乘而已，因為佛也是依聲聞乘來修行才能夠得大菩提。換句話說，小乘論者主張，聲聞乘也就是你們所謂的大乘，除了聲聞乘外沒有其他的正法，當初佛就是修聲聞乘而成佛、而成就大菩提的。小乘的佛弟子他們又提出這樣的主張。

接著論中便說：

「若作此執，是義不然！」

也就是說，假設你們作出這樣的執著與主張，那麼這樣的道理也是不能成立的。你不能夠說「聲聞乘就是大乘」，也不能夠說「以修聲聞乘來得大菩提」。

至於為什麼不能這樣說呢？那就是接著出現的偈頌內容。

C2、以四因緣釋疑

偈曰：

非全非不違，非行非教授，

是故聲聞乘，非即是大乘。

由四個原因，因此聲聞乘並不即是大乘。也就是說，你說「聲聞乘就是大乘」，這種說法不對。我現在提出四個原因：第一、「非全」；第二、「非不違」；第三、「非行」；第四、「非教授」。由這四個原因，可以得到一個結論：聲聞乘並不是大乘，也不能夠單憑修學聲聞乘而得證大菩提。

釋文對讀分五：甲一、標舉，甲二、非全，甲三、非不違，甲四、非行，甲五、非教授

甲一、標舉

釋曰：

有四因緣，非即以聲聞乘為大乘體。非全故、非不違故、非行故、非教授故。

「釋曰」——就是世親菩薩對這段偈頌所作的解釋。

也就是說，有四個原因、四個理由，不能夠以聲聞乘作為大乘的體。聲聞乘並不即是大乘，大乘有另外的體，不能夠以聲聞乘來作為大乘的體。這四個理由就是「非全故、非不違故、非行故、非教授故」。這也就是偈頌前兩句的內容，以下再逐一加以說明。

甲二、非全

非全者，聲聞乘無有利他教授，但為自厭離欲解脫而教授故。

所謂「非全」，就是不全面、不能夠包含所有的意思。那麼，「非全」是什麼意思呢？

「聲聞乘無有利他教授，但為自厭離欲解脫而教授故。」也就是說，聲聞乘跟大乘差別在於，聲聞乘沒有利益眾生這方面的教授。我們在聲聞乘的教法中，看不到佛陀勉勵修行人：「你應當廣度眾生、利益一切有情，救度所有的有情出離生死，讓他們得解脫、得涅槃。」在聲聞乘當中，看不到這種利他的教授。佛在講小乘經的時候，雖有教授弟子修行，可是他並沒有教授弟子：「你們要發廣大行，要盡未來際利益一切眾生。」在聲聞乘小乘經當中，看不到這種「以利他為核心」的教授，只是以「自厭離欲解脫」這方面的教授而已。

在小乘經當中，只是看到佛教導弟子：「要觀苦諦、斷集諦、證滅諦、修道諦；要厭離世間這一切苦果、還有煩惱；想辦法把苦的因斷、把煩惱斷；最終讓這些苦果能夠永盡無餘，能夠得涅槃、脫離三界、出離生死」。所以，在小乘聲聞乘當中，所看到的都是這種自利的教導。如何自利呢？你要厭離世間，想辦法求解脫、出離生死，只看到這樣的教授而已；除此之外，並沒廣大利他的教授。所以說，小乘經只有自利的教授，沒有利他的教授，因此它就不全面，這就叫做「非全」。

反觀大乘經典，則不同。大乘不但有自利的教授，也有利他的教授。在大乘經當中，一再勸勉菩薩：「要自求無上菩提也要廣度有情。」也就是說，不但要自利也要利他，而且最終的目標是以利他為主，換句話說，修自利就是為了將來盡未來際能夠利他。因此，小乘只有自利沒有利他，大乘則自利、利他兩方面都具足，更加的全面。

甲三、非不違

「非不違」者，若言：「聲聞乘以自方便而教授他，即是他利教授。」是義不然。何以故？雖以自利安他，彼亦自求涅槃勤行方便，不可以此得大菩提故。

第二個原因叫做「非不違」。

「若言：『聲聞乘以自方便而教授他，即是他利教授。』」

也就是說，這時，小乘的佛弟子他聽到前面的「非全」之後，就不服氣了：「你怎麼可以說我們的教授不全面呢？我們的教授同樣也有自利與利他。為什麼？因為我們聲聞乘雖然修自利的方便以求自度解脫，但也會把聲聞乘的修行方法教授給別人。換句話說，即使是用自利的方便來教授他的話，也算是他利教授了，也算是一種利他的事情。我雖然自己能夠透過聲聞乘修到斷煩惱、得解脫，但我也會把聲聞乘教授他人。既然我們聲聞乘也教眾生怎麼樣修行，這不也是利他嗎？怎麼能說我們只有自利，而沒有利他呢？」

這時，小乘論者便提出以上這樣的主張。

接著，論主便加以反駁了：

「是亦不然。何以故？雖以自利安他，彼亦自求涅槃勤修方便，不可以此得大菩提故。」

「是亦不然。何以故？」——你這樣說，仍然是不對的。為什麼？

「雖以自利安他」，這個「安」字就是安置、安立的意思。就好像說我們上課，會擺放很多的椅子，或者辦法會時會擺放很多的拜墊，然後有人來了你就引導他來坐著，安置他在那邊坐，這個叫「安」。

「雖以自利安他」，雖然你們用自己修行、斷煩惱得解脫的法門來教別人，把他人安置在這樣的修行、這樣的善法功德當中；沒有錯，你們可以用小乘法去教別人修行，可是他人得到你們這樣的教授之後，他難道就因此能夠廣度眾生嗎？也不可以。他也不過是為了自求涅槃，而精進地修學你所謂的斷煩惱、得解脫的方便而已。因為你們小乘的核心態度，就是以「自度」為主，不度他。雖然你們偶爾也會教導他人修行，但那仍然只是附帶性的，並非根本發心。而且，你們即使能教一人、兩人修，你們也不會發心去教十方一切的眾生都修小乘法、都得涅槃？不可能。因為你們的教法本就不是以利益一切眾生為主，即使偶爾有教化他人的行

為也不是為了度他。你今天的一切作為都是為了自度、為了得解脫而已。

換句話說，你們雖然有時候也會度他，可是你這個度他並不究竟，因為你是用小乘法教別人修行，他也不過是自求涅槃而已，他也不會管其他眾生。你教了十個人，其中可有一、二個人也會教別人，可是他還能夠教多少人？因為你們的教法的核心，本來就沒有那種「要廣度一切眾生，而且是盡未來際不休息」的宗旨。這是一個原因。

其次，更重要的是：修聲聞法也不能證得大菩提。

因此，你不能因為「用自利法門教別人」，就認為已經等同於真正的大乘利他。這樣的理由是不成立的。

因此，這裡稱為「非不違」，並非不違背，而是違背的意思。那麼，所謂「不違」，是不違背什麼？就是說如果修聲聞乘可以得大菩提，因果相順，就叫做不違背；也就是說，假設可以修聲聞乘得大菩提，那麼聲聞乘之因與佛果之果是不違背、是相隨順的。其次，聲聞乘如果是他利的教授，那就變成聲聞乘也能夠廣度一切眾生，就是不違背、不違背這個事情。

把「非不違」的「非」與「不」相互抵消，其實就是「違背」。這個「非不違」有兩種「違背」的意思。第一種的「非不違」，聲聞乘如果是完整利他的教授，那就變成聲聞乘也能夠廣度一切眾生，可是實際上，聲聞乘並不屬於利他的教授。第二種的「非不違」，聲聞乘並不屬於得大菩提的方便。因此，聲聞乘與「求佛道」、「廣度眾生」這兩件事，實際上並不相隨順，並非是不違背的，這就是「非不違」的意思。

甲四、非行

「非行」者，若汝言：「若能久行聲聞乘行，則得大菩提果。」是義不然！

非方便故。聲聞乘非大菩提方便，不以久行非方便能得大乘果。如搆角

求乳，不可得故。

第三個理由就是「非行」，也就是非成佛方便行的意思。

「若汝言：『若能久行聲聞乘行，則得大菩提果。』」

「若汝言」——假設你這麼講。

小乘論者他又提出這樣的主張，如果能夠久修行聲聞乘的話，最後也能得大菩提，那就代表聲聞乘是能成佛的。我只要不斷地修聲聞乘，我將來就能夠成佛。換句話說，短期而言可以證阿羅漢道、得解脫涅槃，可是我只要修久一點還是可以成佛的。以上就是小乘的主張。

論主接著反駁：

「是義不然！非方便故。聲聞乘非大菩提方便，不以久行非方便能得大乘果。如搆角求乳，不可得故。」

你這樣講，「是義不然」，仍然不合理。為什麼呢？「非方便故」，因為聲聞乘本身，就不是得大菩提的方便。「不以久行非方便能得大乘果」，既然它不是得大菩提的因，那你修再怎麼久，他還是得不了大菩提，也不可能因此證得佛果。

既然聲聞乘本身不是得大菩提的方便，就不可以說我只要久修行一個非方便的因，然後期望他能夠得大乘果。因果之間必須相應、隨順，若因與果彼此不相應、對不上邊，又怎麼可能由非因而得彼果呢？既然兩者不隨順，你怎麼能夠用一個非方便、非因，然後來得到他的果，你只會得到一個不同的果。

接著，世親菩薩舉了一個譬喻：

「如搆角求乳，不可得故。」

這個「搆」就是碰觸、擠弄的意思。

也就是說，你碰觸、擠弄這個牛的角，希望從牛角中得到牛奶。這當然是不可能的，因為牛奶不是從牛的角分泌出來的。若要得到牛奶，必須去擠牛的乳房，才能夠擠出牛奶，而不是牛角。怎麼可以說去擠那個牛角，然後要從中取得牛乳呢？即使你擠了一年、十年、百年，也不可能從牛角中擠出牛奶。

同樣地，若種下的是草種，即使你不斷地給它澆水、不斷地給它營養，那你期望說它能夠長出一棵大樹嗎？草的種子只能夠長出雜草而已，它長不了、長不成一棵大樹，因為因跟果兩者是沒關係的。因此，若說「久修聲聞乘便能得大菩提」，是不合理的、不對的。

所以，聲聞乘非是大菩提的方便行，這就稱為「非行」。

甲五、非教授

「非教授」者，如大乘教授，聲聞乘無。

是故聲聞乘，不得即是大乘。

第四個理由，稱為「非教授」。

「如大乘教授，聲聞乘無。」

也就是說，大乘中的種種教授，在聲聞乘當中都看不到。在大乘的教授當中，佛陀會勸進菩薩發大心、修六波羅蜜、修四攝法、修一切的福德智慧資糧、要廣學五明、要斷了煩惱障、要斷了所知障、要通達我空、要通達法空。如此種種這一切的教授，在聲聞乘當中是看不到的。因此兩者的教授內容是不同的。

「是故聲聞乘，不得即是大乘。」

這就是最後的結論。因此，你一開始所說：「聲聞乘就是大乘。」這種說法，是不成立的。

C3、以五相違釋疑：D1、再議相違義，D2、釋五相違

D1、再議相違義

復次，今更示汝相違義。

即是說，前面有講到「非不違」(亦即是相違的意思)。因此現在還要更進一步說明，所謂大小乘彼此之間，究竟有哪些互相違背、互不隨順的地方。這一段，是為了引發下一段偈頌，而作的補充說明。

D2、釋五相違

偈曰：

發心與教授，方便及住持，

時節下上乘，五事一切異。

彌勒菩薩在此說明：第一、「發心」；第二、「教授」；第三、「方便」；第四、「住持」；第五、「時節」。

由這五個方面，就可以看出「下乘」與「上乘」的一切差異。「下乘」，是指聲聞乘。「上乘」，是指菩薩乘、佛乘。因此在小乘、大乘之間，由這五件事就可以看出兩者是完全不同、完全有違背的。這就是偈頌的內容。

釋文對讀分三：甲一、標舉五事，甲二、小乘的五相辨境，甲三、大乘的五相辨境

甲一、標舉五事

釋曰：

聲聞乘與大乘有五種相違。一、發心異，二、教授異，三、方便異，四、住持異，五、時節異。

「釋曰」，也就是世親菩薩的解釋：

「聲聞乘與大乘，有五種相違。」

也就是說，小乘跟大乘之間，簡單而言有五個方面彼此相違。所謂「相違」，就是彼此都不一樣、不隨順。包括：

「一、發心異」，也就是指最初的發心動機不同。

「二、教授異」，佛給予大、小乘的教授完全不一樣。

「三、方便異」，也就是說大、小乘所修的方便也都不一樣。

「四、住持異」，簡單說就是指小乘跟大乘所依據的基礎是不一樣的。

「五、時節異」，就是指從修行到證果所經歷的時間也都完全不一樣。

以上就是由五件事情，便可以看出大小乘彼此在內容與修行上，皆有根本差別。也正因

為大小乘彼此之間，在這五個方面完全不同、有所差異，所以稱做違背、「非不違」。

（以上影音內容第 15 講）